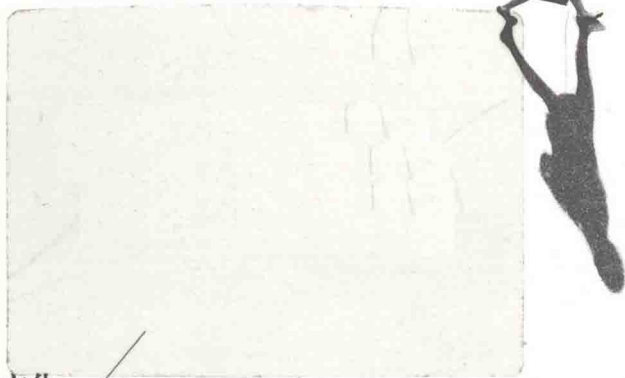


一个人怕孤独
Single fears lonely double fears unworthy
两个人怕辜负



大鱼文化
女报时尚 / 编

愿我们一个人害怕的孤独，都可以春光明媚。
愿我们害怕被辜负的心，都可以被温柔相待。
愿那些回不到最初的爱情，都能回眸一笑。



一 个 人 怕 孤 独

single fears lonely double fears unworthy

两 个 太 怕 辜 负

大鱼文化
女报时尚 编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一个人怕孤独 两个人怕辜负 / 榛生等著. 大鱼文化女报时尚 编— 石家庄 : 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14. 11

ISBN 978-7-5511-2110-1

I. ①一… II. ①榛…②大… III. ①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
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45227号

书 名: 一个人怕孤独 两个人怕辜负

著 者: 榛生等

编 者: 大鱼文化 女报时尚

策划统筹: 张采鑫

特约编辑: 欧雅婷

责任编辑: 刘红哲

责任校对: 齐 欣

封面设计: 刘 艳

内文设计: 李雅静 刘 清

美术编辑: 许宝坤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)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1/29/35/26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印 刷: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9×1194 1/32

印 张: 9.5

字 数: 205千字

版 次: 2015年1月第1版

2015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2110-1

定 价: 29.8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目 录
contents



第一章
Chapter 1



- 003 大雪走散了故人 / 榛生 /
016 送你一束鸢尾花 / 唐七 /
030 当时错别意中人 / 淡蓝蓝蓝 /
038 他的头发开蔷薇 / 于筱筑 /
046 拿鹤曾经深爱我 / 短发夏天 /
053 可乐还在 只不见香草 / 谢三少 /

- 061 唯有众星是夜的知己 / 榛生 /
073 那样的甜美以后 / 李荷西 /
081 我们相隔二十张火车票的距离 / 李响 /
088 我在垦丁 天气晴 / 榛生 /
098 夏凝光丢了方梁祝 / 优游 /
106 苏末丢失了林又南 / 李公子 /

后来我们没有在一起

有些人，一辈子都不应该再相遇，再次相遇，便注定是一桩须以失去句读的悲剧。

——唐七

目 录
c o n t e n t s



第二章 Chapter 2

◆◆◆

源，只是他和炭。——沈嘉柯

她是他锦上添花的花，雪中送炭的炭。自始至终，她都不是他的最初起

暗恋是最漫长的告白

117 梦先生做惯了绝世好友 / 沈嘉柯 /

125 请问 Calvin Klein / 榛生 /

135 给我一段宁海路 / 小渔 /

142 吉祥如意酸奶熊 / 王不在 /

149 世间最爱你的那个女孩儿 / 流言 /

157 亲爱的蒙马特，请你别停下 / 书娣 /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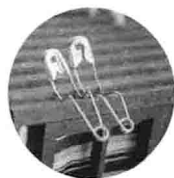
165 不做蠢事枉少年 / 苏小城 /

172 再见，棕发少女 / 卷毛小 /

180 初冬的热水袋公主 / 今索 /

188 越大越对自己失望透顶 / 陆小寒 /

目 录
c o n t e n t s



第三章
Chapter 3

喜欢一个人可能就是这样的，你会变得懂事了。
—— 榛生

- 199 你应该到芬兰去死 / 沈嘉柯 /
- 207 田园将芜 胡不归 / 榛生 /
- 218 每一朵云都会俯吻 / 短发夏天 /
- 226 那天大的白眼能白多久 / 榛生 /
- 237 胖姑娘是喜剧 / 榛生 /
-
- 250 谁把珊瑚变流沙 / 沈嘉柯 /
- 258 红灯路口 撞了一下岁月的肩 / 云落 /
- 266 千秋雪上万里船 / 沈熹微 /
- 274 会讨好女人不见得懂得爱 / 一一 /
- 281 世界上有榴莲那么大的钻石吗 / 王不在 /
- 288 卡在你的生命里 / 张晓晗 /



第一章

Chapter 1

...●...

后来我们没有在一起



有些人，一辈子都不应该再相遇。

再次相遇，便注定是一桩须以失去句读的悲剧。

——唐七

也许这是大雪送来的邀约。
让世界成为海底，一片不见天日的荒凉。

大雪 走散了 故人

/ 榛 生 /

说到他和她初次的相遇，要回到十年前的北京。

那是个下雪的子夜。

他的车开得很慢；她是街角一个暗红色影子。

优雅的浅口高跟鞋、黑丝袜、呢子大衣，衣服下摆隐约露出水灰色裙边，是打褶的款式。看不清楚脸——他把车往前带了带，她似乎迟疑了片刻，最后还是招手了。

他问她要去哪儿。她没回答，只笑了笑。

“想去哪里？”他又问。

“随你。”她说。

“我是说……该送你到什么地方去？”

她扭过头，跟他对望了一秒，顿时明白过来，瞬间脸红了：“对不起，我误会了！”随即就在街口的拐弯处下了车。

那晚的雪，像萤火，星星点点，更衬出夜的柔软与曲折。他看到她在慌乱中走进一家小酒馆，进门前还弄掉了手袋——其实，她根本不必这样的，那些女子，一般不都很从容的吗？他从她的羞窘、紧张和慌不择路中，看到了她那不合时宜的自尊——有些人喜欢把钻石别在衣服最不显眼的地方，他们绝非不懂得美。

那年他在北京，也落拓。大学毕业没找到工作，来京投靠开公司的表哥，成了帮手兼司机。青春精力过剩，车半旧，他却爱开。晚上也上路兜风，北京的大马路浩荡宽阔，偶尔街边有醉鬼拦车，载了，下车时会付他钱——那几年确实有人这么干，就是黑的土。他一度也赚起了这份额外小费，钱，谁还嫌它多呢。

那个晚上，他载了三个乘客，兜转复又回到原来的街口。小酒馆的灯亮得很诗意，下半夜，街上没什么人了，他推门进了酒馆。

伏特加其实就是酒精度达到了90%以上的乙醇，加蒸馏水稀释到40%左右。

静水深流，一杯烈酒，也可以在雨夜把李商隐喝到眼前来。酒有时候真的不仅仅是一种物质，他常这么想。

他看到她在不远处吃一份黑椒牛柳饭，桌上摆着一副纸牌。想必这晚他没客人，又不想太早回去。隔了一会儿，她看到他，愣住了。她长着一张清毅的脸，并不算很漂亮。

他请她试试伏特加，加柳丁汁调出来的，叫作螺丝起子的那种。

她谢了他，饮尽。有酒量的女孩儿，多半不是简单的人。

回程时他载她，比几小时前话多了。

“什么时候开始的？”他问。

“去年。你呢？”

“也是。”

“一般怎么收费？”她问。

“出租车的两倍。”

然后是黑丝绸一样的沉默，然后是一段明亮的路口。街灯在昏醉者的眼里，不是红黄绿，而是绯色、米色。

她指路：“喏，我学校到了。”

车在无人的大马路上一个九十度急转，车轮划出刺耳的摩擦声。雪，在那一刻，喧哗极了，吵闹极了，却又安静极了。

“不会一直这样的。”她下车时这么说。

落魄时的相知总是最难忘记。

他一直念念不忘那个晚上跟她在车里的对话。她家里有妈妈、妹妹，父亲死了。她想去留学，需要一笔钱，干别的赚钱太慢了……

她苦笑着说：“日本的京都大学，人文研究所藏有汉学文献四十一万册，我想翻阅、研究。从小就想当个有学问的人，不为什么，就是觉得那样很好。”

为了能变成那样的人，暂时变成另外一种人；为了实现一个美梦，暂时跌入一场噩梦。人使尽浑身解数去做一件事时，那苛求而努力的姿态，是不是看着很可耻？

不那么强求不就可以了吗？

但是北极雁鸥飞越两万英里从北极到南极，美洲鲑鱼用一生的时间从太平洋深处洄游到阿拉斯加。你说它们可耻吗？

轮到他说的时候，他只想轻松点儿。问她北京哪家饭店请女孩子吃饭比较好。表哥公司确实有一个女生，每天带便当给他，他决定回请一次。她告诉他紫竹院那儿的香格里拉不错。那年，他还不知道香格里拉是什么，真正去了，点菜时满身冷汗，因为没带那么多钱。心里怨怪，以为她捉弄他。吃完饭结账时，侍者说有一位女士已经付过了。

回来路上，女生兴奋得喋喋不休，说太满意了。那满嘴的京片子听

在耳朵里，不知道为什么显得油腔滑调。

想起她的湖南口音，他也是湖南人。

他们有共同的记忆，关于小时候去过的省会长沙，繁华、热情、随和。白沙井、岳麓山、南门口的夜市、杨裕兴的面条。街上随意走过五个姑娘，三个必定是美女。夏天无预兆地会下起暴雨，而冬季温暖几乎从来没有雪。

酒精的作用，使他们忍不住一起大喊：“长沙，长沙我想你啊！”

她夜色里那清毅的脸。

得找到她。

这一找就是很多年。

他时常会经过跟她初次相遇的那个路口。有一天，他看到工人在那儿锯树。电锯锯出一堆清香的木屑，大树轰然倒下。

他停车看了一会儿，恍惚记起那树在多年前还很细，枝叶幼嫩。此时，他蹲下身数数树的年轮，满五圈。

已经这么久了吗？他已找了她整整五年。

五年，他一无所获，但她在他的记忆里却强烈得成了什么也占不去的空白。

那空白，像一场大雪，浩大旷远，遮天蔽日，似一场心劫。

五年来，他变了很多。好的方面是，他有了自己的公司，正在向高

级的阶层靠拢。坏的方面是，他一直没有结婚，连女友也没有，周围的人把这些理解为有钱人的怪毛病，只有他自己知道，那到底是为了什么。当天，他的车尾随着运走大树的卡车，走神开到四环以外。返回时，他忽然决定，要去一次日本。

他很快就订了旅行社，线路是京都——奈良——大阪。旅行社的人好心建议他改线，因为二月樱花还没开。

“你只管订就是了。”他说。

他在京都停留一天，别人看寺庙时，他单独去了那所著名的学府。没有见到任何似曾相识的脸孔，看到的都是日本女人做作的面容。从京都出发四十分钟到奈良，导游换成住在当地的一位华人女子。

她跟五年前没有太多变化，但分明又不一样了。

她笑咪咪的，没化妆，因风吹日晒有些缺水的脸，但仍旧非常清毅。必须承认，这个世界确实存在巧合。

澳大利亚男子托得观看球赛时，一名激动的观众将邮局黄簿撕碎撒向空中，飘到托得膝上的那片，正写着他家的地址和号码；美国妇女威廉德出门忘带钥匙，回家时，邮递员正送来一封信，里面就是钥匙；英国十岁小女孩儿劳拉将名字写在了卡片上，系一只氢气球放飞，气球飞越了一百四十英里，落到了一户人家，这家女儿也叫劳拉，同样十岁。

巧合真的是上天安排的吗？

不，巧合中怎能没有人努力的结果。他在出发前，看到行程表上一位导游的名字，有点儿眼熟，像是她的。遗憾相识的当年只听她说了一遍，并不能确认是哪三个汉字。直觉不能算数，得调查核实，唯一的证据就是香格里拉那张账单了。于是，他专程去找了当年的服务生，还好那人没走，并且升了职，很快帮他翻出资料。查了一下午，没找到任何线索。灰心丧气之余，他问了一句“是否还记得五年前那个订位子的女士”。那服务生，哦不，是如今的餐饮部主管说：“记得啊，她名字叫郑薇末。”怪不得这人会升职，他感恩戴德地走了，从此也明白，要想找到一件东西，必须学会多嘴。

当年那个订位子的女士，与行程表上做导游的郑薇末，会是同一个人吗？

怀着蛋壳一样易碎的希望，他在飞机上紧张得呕吐。

“奈良鹿园散养着大量的野生鹿。这些鹿很有意思呢！如果你手上没有食品，它们是不会理你的。一旦你买了饼，它们立即就会跑过来。别埋怨小鹿势利哦，人何尝不是如此。呵呵，等一下，就在东大寺的门口观鹿拍照，那儿有很多卖鹿饼的小货摊，大家先不要急，到时候可以尽情买、尽情喂。不过，不要忘了时间，一个小时后我们在这里集合，千万不要迟到哟！”她用活泼的语调讲解着，手里举着一只导游专用小

喇叭。

她一直都没有注意到他，因为他一直都走在队伍的最后面。此刻，人们向那群傻鹿奔去，他慢慢地被她发觉、看清、辨认出来。

她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，深黑的瞳仁里涌动着激流。

她僵立在原地。

“你好。”他走上前，“好久没见了。”故作轻松地打招呼。

几秒后，反馈给他的是一个导游职业性的礼貌：“是啊，见到咱们中国人总是难免会很开心，去看鹿吧，它们在等你。”

“我也一直在等你。”

“这里的鹿可是很能吃呢，你喂喂看啦。”

“很想念你，所以特意来找你。”

“有的鹿也会咬住人的衣服，记得躲开啊。”

“我在你面前，你不相信吗？”

“鹿只相信食物。”

“就算是鹿，也至少该和我好好打声招呼。”

他们说两套完全不相关的话语，但却奇妙地完成了对话。

“何苦呢，已经过去五年了。”她说。

“你也在数着时间吗？”他看着她。

“我没有。”

“嘴硬的姑娘。”他顿了一下，忽然就把压在心里那么多年的话一下子全说了，“我喜欢你很久了，不，是爱上你很久了，你考虑一下，可愿意和我回国？”

“不。”

她往远处走去，一只大鹿跑过来嗅她的脸。她弯身抱住鹿的脖子，任那鹿舔着她的面颊。他知道她一定是哭了。

最后，在鹿园，游客们购买了纪念品。他要了一只鹿铃铛，临别时，他郑重地交到她手上，知道再怎么劝说也是徒劳，毕竟这样的求爱有些疯狂。于是他只说：“这个送你，别嫌弃。”

“谢谢你。”她深鞠一躬，行古远的礼节，“我的人生处处失败，难得还有你记得我。那年留学没有成功，我不甘心，就随着劳务大军来到日本，辗转几份工作，这是最满意的一份。感谢你想着我，但我……我不值得你这样。我的从前，我自己也不能原谅。”

“你不需要任何人原谅，本也没有做错什么。”

她忽然笑了，推他上车：“遇见你我很高兴啦，一路顺风！”

“喂！”车开动了，“你2008年回来怎样？我们夏天去看奥运会，然后回长沙定居，不是想念长沙的吗……”他一边喊着一边将名片掏出，塞在她手里，“记得和我联系啊。”

车远去后，她把那张名片撕碎，丢掉了。